

文/ 歐陽亮

凝望《詩經》星空 大東總星圖的牛郎織女

「七夕」在古代，並非讓情人約會的日子，而是近年來才被炒作成情人節，就像「中秋節」原本並沒有烤肉習俗一樣！¹五十年前的中秋夜，只會看見大家搬椅子到戶外，純賞月、吃月餅，話說嫦娥如何奔月。然而現在，人們大多已忘記天空裡的星星，還有幾個人會在七夕與中秋，抬頭觀賞牛郎織女與滿月？而這背後另一個大問題則是：還有多少人可以找到牛郎與織女星？

雖然「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常被拿來形容遠古時代的天文教育好像很普及似的，但實際上是這樣嗎？這句話其實不是從遠古流傳下來，而是三百多年前明末學者顧炎武說的，理由是「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²，這些《詩經》所收錄的隨興詩句，顯示周代以前的天文就像普通常識一樣融入平民生活，故而有此推論。

由於人類開始定居後主要的工作是農業，具有季節性，遠古還沒有曆法時，只能靠自己觀測天象來判斷播種時機，的確是生活必須的常識。但等到有專業人員用天文發展出曆法之後，就不必再依賴原本的民間經驗。然而曆法這種精密複雜的數學並非人人可知，所以顧炎武之後又說「若曆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表示前面提到人人皆知的「天文」是指簡單的天象變化，並非數理運算的曆法或衍生出的神秘占星術，當然更不可能是指科學意義上的現代天文學。會有這些誤解是因為「天文」一詞所代表的含義其實古今不同。

不過，那些原始的觀星方法與詩詞，依然在民

間繼續流傳，畢竟古人的夜晚沒有現代那麼多種娛樂可供選擇。其中在夏秋之際，十分顯眼易認的牛郎星和織女星，也跟「流火」、「三星」一樣眾所周知，在那「輕羅小扇撲流螢」的七夕夜裡，大人們常講起牛郎織女只能在農曆七月初七相會的哀怨故事給小孩聽。然而，這故事是怎麼起源的？

詩句由來

在上古時代，牛郎與織女這兩顆星並沒有明確證據顯示他們有淒美的牽絆。剛開始，只有西周後期一位擅長用星象來隱喻的無名詩人，寫下了《詩經·小雅》的〈大東〉詩篇：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意思是「突出於銀河的織女星看起來一天七個時辰就移動七次，卻沒織出任何美麗的紋章花樣；再看那明亮的牽牛星，也不能用來拉車或載箱」，詩中並沒有什麼情愛因子。至於作者為什麼這麼形

容牽牛與織女？其實是因為他想藉由星星的意象，來呈現西周王族欺壓東邊小諸侯國的苦楚，根本不是愛情故事！

在〈大東〉詩句中，有許多「不實用」的星星都被拿來譏諷與發揮，除了牽牛織女之外，還包括：啓明、長庚、天畢、箕宿等，結尾時更以北斗或南斗的斗柄朝西（圖1），就好像西邊有人拿著它，一直往東方貪心地舀取，暗指西周貴族榨取東方諸國資源。這些對星星的沒路用諷刺，的確如實反映出當時情勢，想像力實在豐富。若細細閱讀原詩全文，則可更進一步感受到古人在悲苦之中對星辰產生的強烈

聯想。

不過八百年後，東漢卻有壁畫描繪出牽牛與織女隔著銀河相望的模樣（圖2），兩人各以三顆星組成。當時還有一首古詩寫出兩人的相思之情：「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他們之間的故事是否此時才被創造出來？還是更早以前就有，只是沒被記錄或發現？這首古詩是否由〈大東〉詩篇發展出來？民間為何稱牽牛為「牛

郎」？其實這些問題目前還無法確定。

〈大東〉採用了這麼多星名，也許引發讀者想要認星賞星的興趣，於是，擅長以圖闡釋《詩經》的繪者，就創造出具有繪本意味的《大東總星圖》了（圖3）。其實《詩經》的其他篇章也曾被繪製成圖，例如《七月流火圖》、《三星在天圖》，但是都沒這麼像星圖，因為它們僅表現出一個星宿隨著時節而變化位置的樣子。而另一本與《詩經》齊名的《楚辭》雖然內容有許多星官，也出現過很多圖說，但卻沒有這麼具體且細緻的星圖。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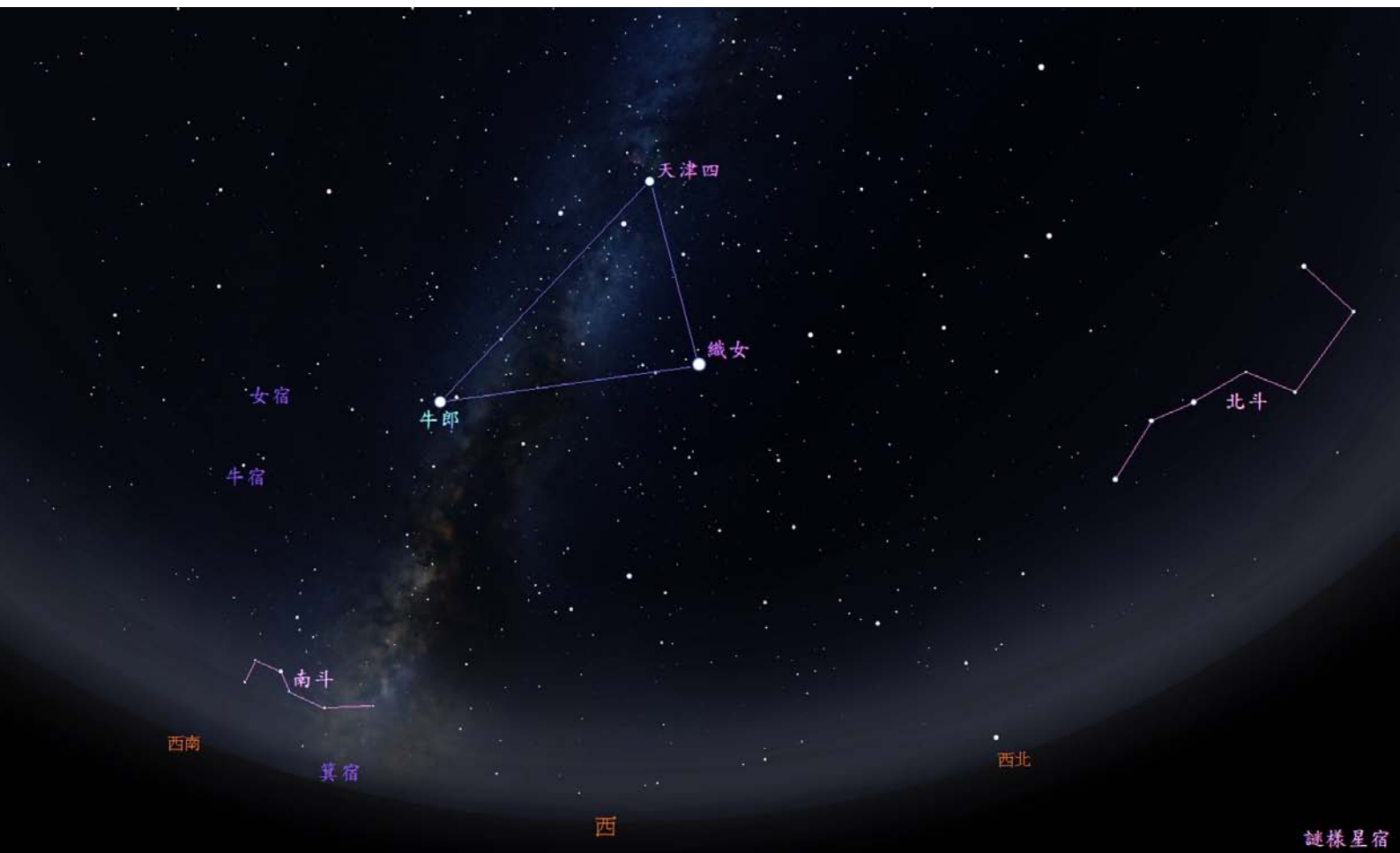


圖1. 西元前800年8月左右北緯35度西方天際，底圖：Stellarium。



圖2. 古墓壁畫中所繪的牽牛與織女星，皆出土於陝西靖邊渠樹塚墓群。左：2009年發掘，照片取自《中國出土壁畫全集6：陝西》第45幅。右：2015年發掘，照片出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靖邊縣楊橋畔渠樹塚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年01期，頁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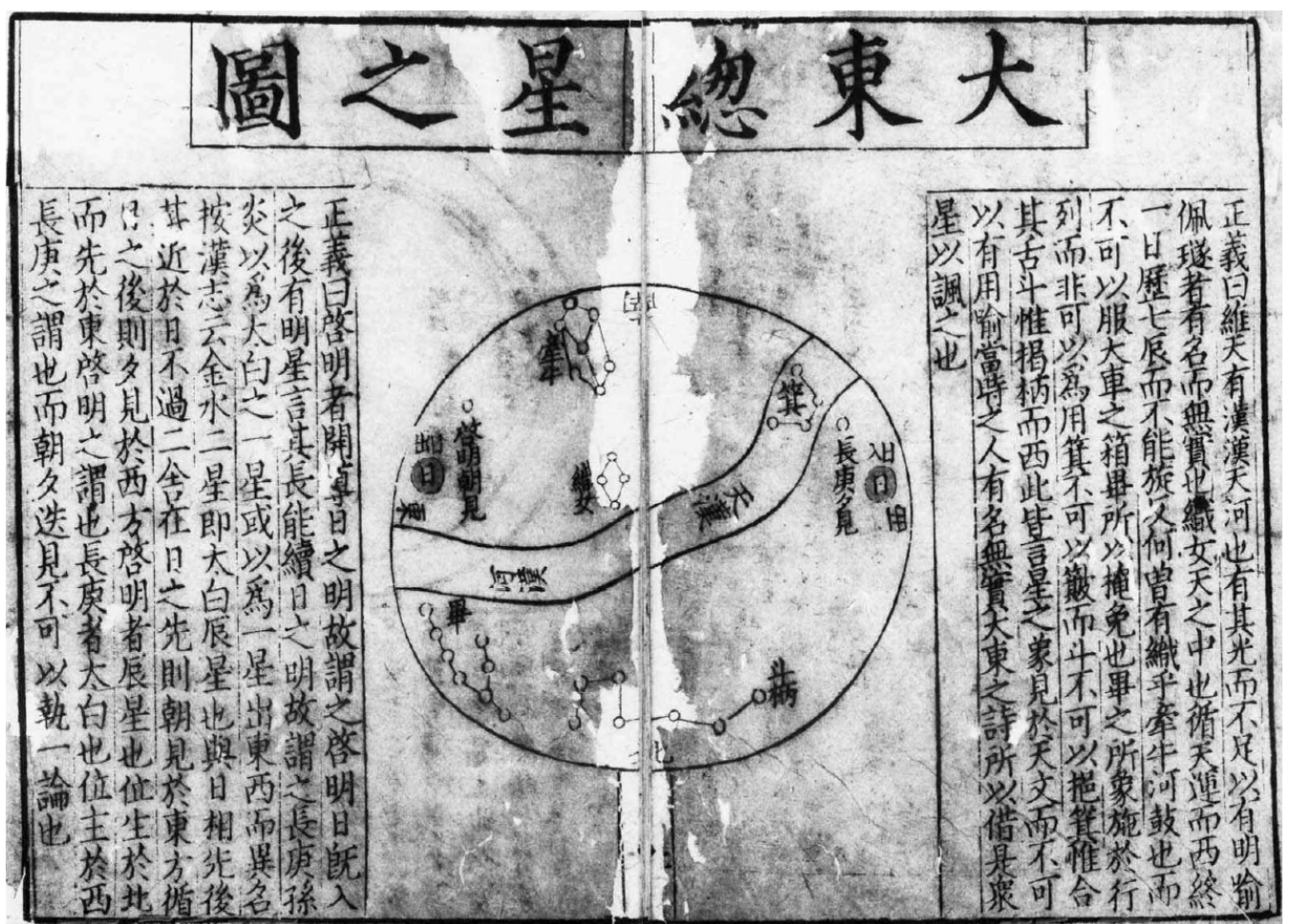


圖3. 收錄於宋代《毛詩舉要圖》的〈大東總星之圖〉。資料來源：靜嘉堂文庫

星圖概述

《大東總星圖》可從許多古籍上看到（圖4），且細節各有不同⁴，它們將詩中所有星座都畫進來，十分簡潔有力，畫風如同現代的「每月星空」那樣。首先，在圓周上寫著東、西、南、北四個方位，不過這是自天球外的視角所見（圖5），與肉眼看到的左右相反。中央的銀河古稱天漢，斜向貫穿了天際；東側繪有圓圈，象徵太陽，並寫著「日出」；西側圓圈則象徵太陽或月亮，並寫「日入」或「月入」。

東側有「啓明星」，與西側「長庚星」相對應，不過兩者是同一星，即五大行星的金星，朝見（早晨看見）稱啓明，夕見（晚上看見）稱長庚。至於北方天際，則有畢宿七星（實際為八星）以及北斗七星（寫為斗柄），不過各圖的連線方式略有不同。由於斗柄指向西方時，常在秋天入夜後見到，意指此時已秋天。在西南方的銀河之內，則畫了箕宿四星即將西落，而東北方的畢宿才剛升起，實際觀星時，的確可同時看到這些星座。

我們還可以發現，宋元明三代的畫法接近，到了清代就改變許多，特別是加進了另一個「斗」：南斗，而北斗加上了附屬星官「輔」、畢宿加上了附屬星官「附耳」，甚至連銀河彎曲的方向與斗杓方向都變了。對照真實星空可知，宋明之銀河彎曲方向比較正確，清代之北斗方向比較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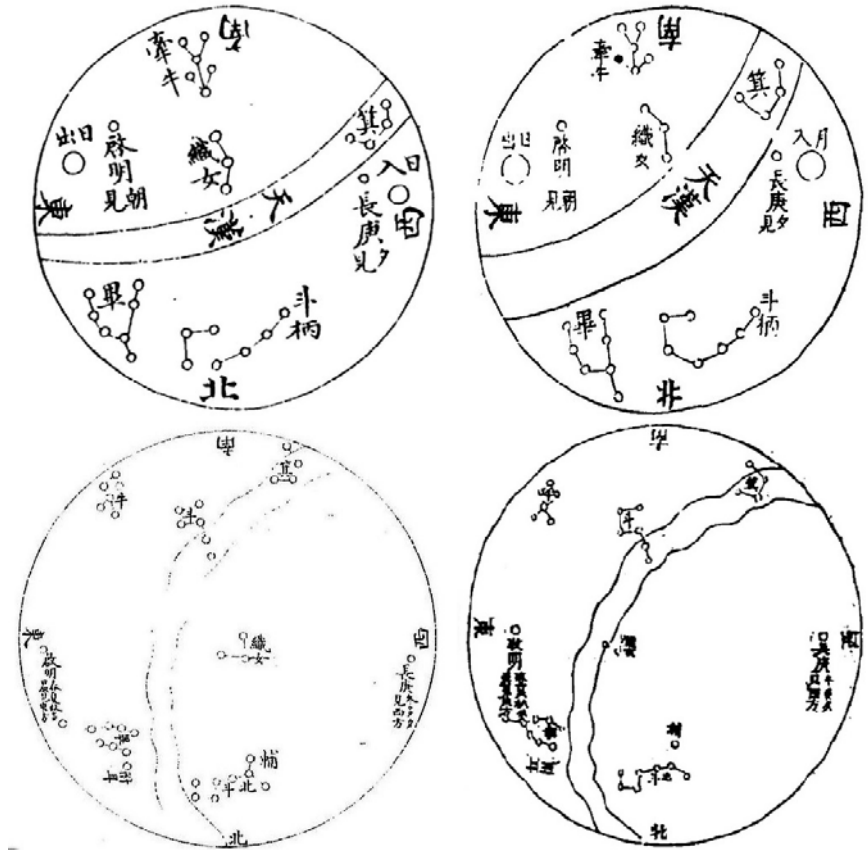


圖4. 《大東總星圖》版本，左上：元代《詩經疏義會通》，右上：明代百科全書《三才圖會》，左下：清代王鴻緒等《詩經傳說彙纂》，右下：清代方玉潤《詩經原始》。

牛郎織女已相會？

再看向南方，可以看到牽牛星與織女星相傍而處……不對，這兩個星座不是隔著銀河嗎？怎麼會放在同一側？而且現在我們所說的牽牛是指「河鼓」，只有三星。漢代古詩之中的牽牛織女應該是現在的「河鼓」與「織女」，才能形成隔河相望的形態。

除非牽牛是指二十八星宿的牛宿⁵，而織女是女宿四星，他們才能夠處在銀河的同一邊。從《開元占經》可知，牽牛有六星，而且「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在河鼓與九坎之間，就是現在的牛宿。

曾有學者認為牛女兩宿是從河鼓與織女遷移而來⁶，這是否指出〈大東〉作品時代，兩宿已經遷移，兩人光明正大地同處一室，還沒有發展出曖昧情事？繪者難道有考證過〈大東〉當時牽牛織女是指牛女兩宿，因此才畫出牽牛六星織女四星、但元明兩代將女宿畫錯為三星？或未經驗純粹只是將牽牛三星看成牛宿六星而未注意織女應在銀河另一側？甚至是繪者故意如此設計讓他們相偎相依永不分離？清代為何又將織女移回銀河另一邊（圖4左下、右下）？這答案似乎十分撲朔迷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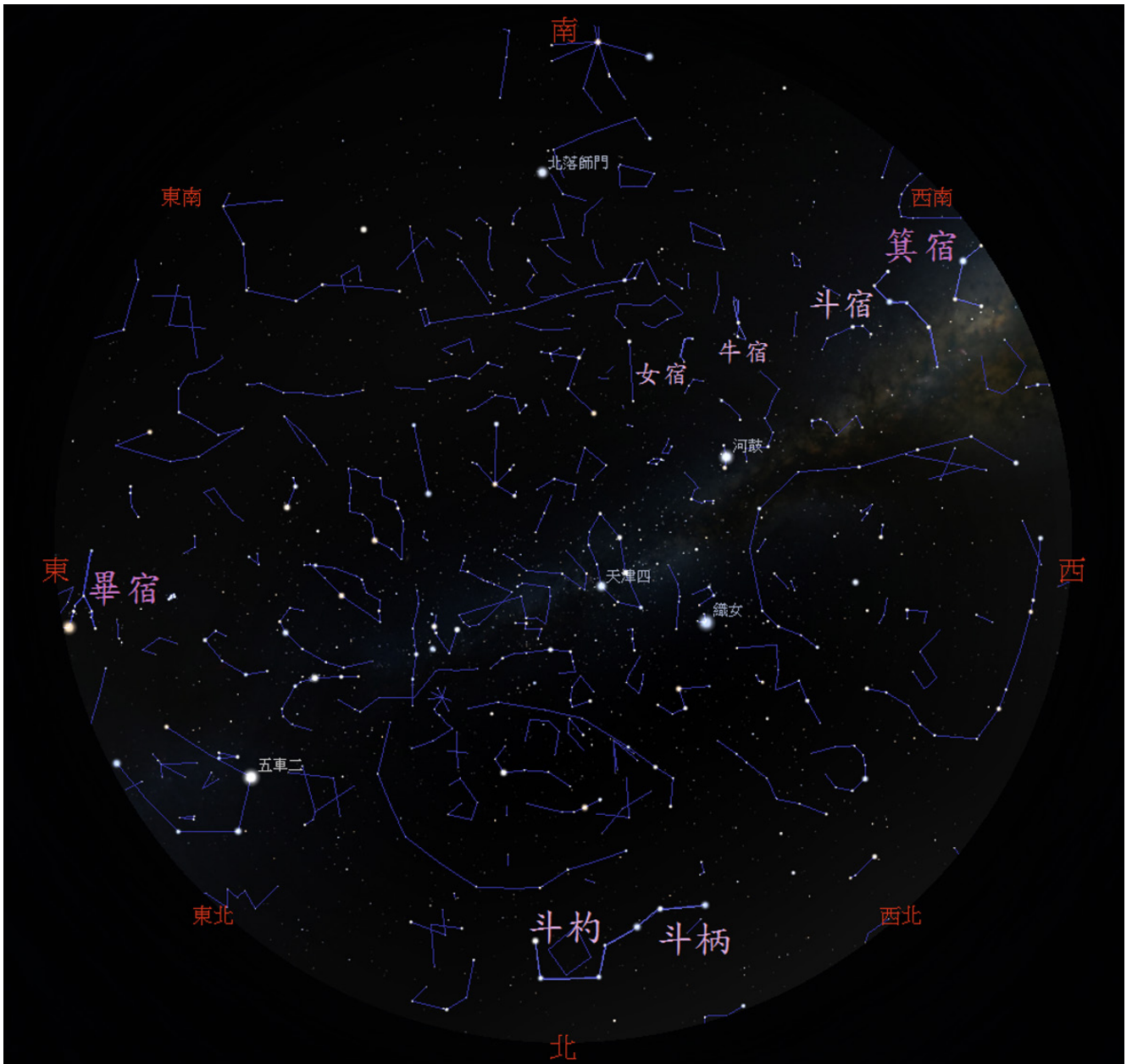


圖5. 從天球外視角所見的星空（北緯30度，西元前800年8月左右），底圖：Stellarium。

金屬銅底星圖

由於《大東總星圖》頗受民間青睞，被繪製出來後，還有人翻刻在金屬材質的壓勝錢上（也稱厭勝錢、民俗錢、吉祥錢、花錢），明清之際各版本中，多以元明之圖為底，但常誤換畢箕兩宿之位置或把斗柄寫成「十柄」（圖6），展現出十足的因襲模仿風格。這款星錢直徑約八公分，大到不易佩戴，但可裝飾於

他處，因此有人猜測不是為了銷售，而是鑄幣的錢局為了開爐或鎮庫而製。

若對照材質也是銅底但是星點使用珍珠鑲嵌的韓國古星圖，可以發現《大東總星圖》屬於簡化後的星空，雖然較為粗略，但製作起來容易許多。

有趣的是，《大東總星圖》原本想用星星來諷喻時事，不過

現在的我們看到圖中的牛郎織女時，卻會先想到他們「被發展」出來的愛情故事。從這些「以古詩繪製星圖」、「依星圖製作星幣」的過程可以看到，人們似乎很喜愛將天文與詩意結合，產生特殊意涵並變為飾物，不論它們原本想說的是什麼。現代商店櫥窗中總是充滿閃閃發亮的東西，是不是因為我們仍在默默懷念遠古記憶中的星空呢？

實際星象

如果你願意看看它們在天空中的真實樣子，可以先找出夏季直角三角形（圖1中上），就能找到七夕的兩位主角以及配角「喜鵲」了。最亮的織女星（Vega）偏北，屬西洋的天琴座，它左邊那個很像平行四邊形的琴弦，常被想像成織布用的梭子。

牛郎星（河鼓二，Altair）偏南，屬天鷹座，可見到它兩邊各一顆小星星與之排成一線，那是牛郎用扁擔挑著兩個小孩到天上去找織女的模樣。

喜鵲則在天鵝座，最亮的星為天津四（Deneb），可將整隻天鵝想像成喜鵲，也可以想像成很多喜鵲排成的圖案，形成讓牛郎織女越過銀河的橋。

不過千萬別以為它們只有七夕時才看得到，如同中秋月亮最圓的誤會一樣，其實一年之中，大部份時間都可見。牛郎織女的傳說，就是古人看著天空讀著詩詞開始胡思亂想再加油添醋所形成的，所以未來若出現「嫦娥跟后羿用剛射下來的太陽烤肉慶祝、卻發生口角因此憤而奔月」的中秋節傳說，我也不會覺得奇怪了。

歐陽亮：天文愛好者，中華科技史學會理事，曾獲2001年尊親天文獎第二等一行獎，於2009年全球天文年特展擔任解說員。

部落格：「謎樣星宿」—<https://liangouystar.blogspot.com/>



圖6. 依《大東總星圖》製成的壓勝錢有多種版本，可見畢箕兩宿互換或斗柄寫成十柄。請注意圖中尺寸並非實際大小。照片來源：PrimalTrek、古物、錢幣拍賣網

附註：

- 1 臺灣烤肉風氣約在1970年代興起，逐漸在中秋節餘興節目中轉趨重要，並非1986年電視廣告所促成。詳見陳峻誌〈中秋為何烤肉？一個傳統節慶轉換現代風貌的考察〉，《興大中文學報》，2016。
- 2 出自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
- 3 採用圖畫來描繪《詩經》於魏晉即開始流行，但目前只能看到宋代以後的存本。宋元以後也湧現大量《楚辭》研究與圖畫製作。
- 4 圖4的四種版本中，織女皆繪為三星，但圖3版本則繪為四星；另外在元刊本《詩集傳》附的詩傳圖中，與《詩經疏義會通》相比只有畢宿多一顆星。第113期〈古天文研究小勘誤〉文中尚無法確定楊甲《六經圖》是否有大東圖，現已發現若干版本有，但卻不一定是楊甲原本所著的《六經圖》。理由見於喬輝《楊甲六經圖整理與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1.《六經圖》一書屢經傳刻，各自增刪綴補，形成眾多版本。2.《六經圖》之詩經目錄已自創為「毛詩正變指南圖」而非「毛詩圖」。3.比較各版本時提到，緊接於「十五國風地理圖」之後為其他幅圖，未見大東總星圖。
- 5 潘籟《中國恆星觀測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頁48。
- 6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二冊，明文書局，1985，頁65~67；新城新藏《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中華學藝社，1933，頁267~268。